

劇憐孤雁悲失路

關品方博士

程翔案是一個典型的「情、理、法」被混為一談的例子。與程翔認識多年的人們，很難相信他竟會自覺地做間諜。但程翔案不能單純從感情出發去判斷。一般民眾，特別是感同身受的新聞工作者，當然同情程翔的處境，認同他是一個有強烈愛國心的人，數十年如一日，夢寐以求祖國的進步、民族的興盛和人民的豐足。對於共產黨，不少人也許和程翔一樣，既樂見其領導中國人民不斷奮鬥而取得的成就，又擔憂其能否擺脫幾千年的文化沉澱，不斷自我糾偏、開放言路，不懈地推行經濟、政治及社會體制的改革開放。一般民眾懷抱著所謂「恨鐵不成鋼」的赤子之心，往往對執政的共產黨苛言責難，認為程翔案又一次證明國內有欠法治程序和言論自由。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或會相信，程翔可能就是有意或無意地做過一些在中國有關「國家機密」的法律定義下的違法行為。就互聯網上判決書披露的蛛絲馬跡，如果說所謂國家機密，是一些中國內部對台灣的高度隱秘的高層決策，譬如說對台獨活動的最后的底線，或者對台灣各政黨的一些政策的轉變，又或者對民進黨的一些對應的措施，以至軍事上的一些最新動態，在過去幾年台海關係風雲變幻的政治局勢下，如果經過某些管

道、以某種文字的方式轉達給了台灣的情報機關，干擾了北京對台的戰略部署，這就當然構成了所謂的間諜行為。

任何以合法組織掩護的間諜機構都不會公開承認自己這個隱藏在后面的角色。任何間諜也不可能公開承認自己就是扮演著的這個身份。而且在情報系統裏，往往是單線聯系的、錯綜複雜的、不留線索的極其隱蔽的軍事化、紀律化的組織方法。國際間的情報工作從來都是這樣。這裏面更有時候牽涉到敵對雙方互相不明對方底細的基層情報人員的接觸，以至發生「反間」或甚至有可能成為雙重間諜的身份而不自知的吊詭。有時候為了保護隱蔽在更高層的諜報人員，在權衡輕重利害與及緩急得失的時候，更會為了要及時斬斷某些關係而犧牲某一個人員或某一片組織起來的諜網。從外人眼中看來，這好像就是北京（或台方、甚或雙方不約而同地）「飛鳥盡、良弓藏」，但對掌握全局的人來說，可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程翔的專業經驗、思想背景和人脈關係，以至其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的職位方便與及其在北京和台北的工作歷史，正好成為海峽兩岸敵情組織可資利用的最優秀的收集情報和進行溝通的人選之一。從事新聞工作的人，一般不難分辨到手的新聞內幕的性質，是否屬於國家機密。通過特殊的管道取得的資訊是為了公諸於世，讓報刊的讀者們知情；還是為了傳達到某一方面，進行

特定的溝通？程翔究竟作過一些什麼、寫過一些什麼？由於事件本身被界定為國家機密，恐怕非要等到事過境遷，「時代的巨輪」早已遞嬗到對當時的形勢已無關痛癢的時候，也不會大白於世。歷史上所謂某些絕密資料的「解封」，也非要經過一個頗長的歷史時段，就是這個道理。

就程翔本身而言，他為台灣某機構撰文和傳遞訊息，有沒有先行知會他的上司或雇主，即新加坡海峽時報，是一個疑問。他從事這些定向的傳遞訊息的工作，又是否屬於他受雇於新加坡海峽時報工作的範圍，也是一個疑問。總而言之，他作為一個資深的新聞工作者，不可能不知道這個界線。至於金錢上的收益，只是枝節的問題。諜報工作從來都是轉折而昂貴的，不可能免費進行，也不可能牽涉單一種的貨幣，更不可能只牽涉到簡單的一家「公司」或一個「化名戶口」。例如，台灣的軍購支出，歷來就是一個大黑洞。如果說陳水扁的貪腐不外乎親屬買賣些股票，或者報銷購物的發票及家佣的薪酬，何至於引起台灣朝野的憤激？至於他的去留，又豈是百萬人倒扁所可簡單地左右？這裏面最關鍵的，還是美國的取態，即估計扁後的台灣有沒有取而代之者、而其所作所為是否仍然能夠符合美國要遏止海峽兩岸互相走近的美日最大的共同國益。此外，還有台灣島內軍方派系的取態，

以及與野各黨的角力。箇中的波譎雲詭，豈足為外人道？舉一反三，可知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後台的動作才最富戲劇性。

新聞工作者往往有特殊的氣質、理想和追求。所以，從事戰地採訪的記者，大都以殉職為最大的光榮。這也是一般人很難理解的高尚的情意結。程翔生於這樣一個在外國勢力干預下國土分裂的時代，心內對共產黨又愛恨交纏，但卻對祖國雖一時未能統一但應如何統一及怎樣統一有其自身一定的看法。在強烈的民族感情的驅使下，他做出一些超越一般新聞工作者所不應該做或不可能做的、為兩岸溝通或聯繫的工作，或未可料。此所以他可能既不是誤觸法網、又不是蓄意做什麼間諜的根本原因。有人說他愛國愛昏了頭，雖不一定是恭維或低貶，但反映了人們（包括程翔本人）對當代的中國在新聞、言論、諜報等方面容或模糊的界線缺乏認知。

雁群在高空中飛過，偶有掉隊。我們在惋惜孤雁離群之餘，還是應從各種主客觀的因素去理性地分析，不能因為對失路者的同情而歸咎向雁群放槍的獵人，或者指摘有誰干擾了牠們飛翔的自由。韓信叛逆。關羽耿直。志新敢言。嗣同不走。他們都成為歷史人物。燕鵲焉知鴻鵠志。他們都求仁得仁。程翔是愛國主義者。作為當代中國的知識份

子，他靈魂的痛苦，反映了時代的悲劇。他見證了香港人處於祖國邊陲九七前後的無奈。或許這個時代辜負了他。但他傲然地面對這個時代。相信大部份香港市民都贊同新加坡海峽時報日前致函溫總理，提出對程翔酌情寬大處理予以減刑的請求。希望當局有容乃大，心繫民情，回應香港市民的心聲。

誰識情長繫神州？

難酬落阱豈無由？

劇憐孤雁悲失路，

不信精魂喚不回！

22 September 2006